



11-1-2015

討論海德格爾對學習的見解

Chun Kit LA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林俊杰 (2015)。討論海德格爾對學習的見解。文化研究@嶺南, 49。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49/iss1/5/>。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討論海德格爾對學習的見解

林俊杰



(圖片來源：<http://www.ecicomfort.com/hvac-learning-library>)

人一生都在學習，終生學習不僅是香港教育局近年提倡的能力，也原是一種自然現象。雖然現在，當面對學習，作為學生的我們可能聽著便皺眉。原因無他，經過十多年香港教育制度洗禮，我們學到「學習」與「痛苦」、「無意義」是同義的。然而，從哲學家眼中，學習不應該如此死板的。本文將以討論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對學習的見解，並希望透過引述生活中學習例子，展現其概念的獨到及對其概念的回應。

哲學家喜愛研究如何進行思考，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曾有一句非常成名的句子：「我思故我在」。笛卡兒說，人透過思考來肯定自己的存在。海德格爾是德國一位哲學家，其早期所寫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探討甚麼是存在。他提出，存在是時間性，而人與自然不是二元對立的主客體關係。這本書被視為存在主義的重要著作，而在探討「思考」，海德格爾另闢途徑，對思考有另一番見解。海德格爾認為人對思考的認識不足，往往是行動太多，思考太少 (act too much and thought too little) (Heidegger, 1976)。他甚至有個頗為大膽的說法，他指出人類最文明的時候 (most thought-provoking time) 便是人沒有思考的時候 (Robbins, 2003)。因為現代視思考為找到正確答案的手段，思考變得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而工具理性往往令人不去思考最值得思考的事。偏偏，所謂的現代，就是科技的進步，但科技只令人變得愈來愈工具理性，缺乏空間進行有價值的思考 (Robbins, n.d.)。

在海德格爾思想中，學習與思考息息相關，學習要經過思考，而思考又是學習的過程。他認為學習是在一個既定時空下回應一些對我們視為重要的事 (to learn means to make everything we do answer to whatever essentials address themselves to us at a given time) (Heidegger, 1976)。簡單一點說，即一個學習者 (learner) 應留意一切有關其所學習的事物的事。學習如思考般，不應變得工具理性。海德格爾(1976)以木匠學徒為例，學徒的學習不應只限於不斷練習，讓他熟習如何用工具雕木。反而，他應該要裝備自己去應對每一塊木，意識每塊木有不同結構，以及如何發揮該木塊的特點，將木雕成一個適合的物品。若學徒缺乏對木塊的相關認識，他只能成為一個不斷削木的工人，但不能稱之為木匠。同樣地，海德格爾認為人在學習時也應如此。而人如何令學習發生呢？他認為關鍵在於我們要「去學」(unlearn)。「去學」的意思，是將我們固有的學習框架放下，因為，若不倒空自己，是難以接受新事物。如果，一個木匠學徒在雕完一塊木頭後，便不再關心其他木塊的構造，只用同一種方法雕所有木，那他便停止了學習。要成為木匠，他需要重新理解每一塊木，放下既定雕木的想法，才能感覺該木的結構，和想到新的手法去雕木。

在《What is called thinking?》一書中亦以學語言來舉例說明。語言是一個族裔的文化象徵，透過獨有的語言，建立族群的共同性。語言離不開生活，而不同族群總會一些獨特的生活模式及對事物的理解，所以，若不「去學」，其實難以學習外語。舉例，英語是一種無性別語言，除了有指定的詞語，如王子 (Prince)、公主 (Princess) 般帶有性別傾向，一般詞語都是中性，如廚師 (cook)。可是，一

些歐洲國家的語言便帶有性別之分。以法語為例，麵包（bread）法語為 pain，它是男性；至於麵包店（bakery）法語為 boulangerie，它是女性。法國人自小被薰陶，對他們來說語言本來就是有性別之分，他們不能解釋為何詞語有性別之分，更可能反問提問者，為何他們的語言無性別之分呢！另外，在句子結構上，法語亦有不同之處。「我愛你」是一句最簡單又完整句式的句子，¹英文會以 I love you 表達，而法文會以 Je t'aime 表達。然而，若將 Je t'aime 按字面翻譯作英文的話，便會變成 I you love（中文：我你愛）（清岡智比古，2014）。除了詞語的性別，句子結構有不同，有研究還指出，當詞語帶有性別之分，對事物的觀感亦會不同（El-Yousseph，2006）。如果當我們（以漢語作母語的人），及多使用英語的人學習這些外語時，若不拋開既有的語言系統根本不能掌握法語。不同語系的語言有不同組成方法，我們必需做的，是放下自己所習得的那套，然後重新學習另一套系統，才會掌握該外語的法則。

對於學習前要「去學」（unlearn），這點我是同意的。回想當初還是小孩時，我如何學得火是熱，冰是冷。在學習時我全是白紙一張，透過不斷摸索才習得經驗，或明白一些理論。而當我知道火是熱，而第一次看到玩火的魔術時，便會為之所騙。那時，在我的認知中不能擺脫火是熱的道理，而當魔術師在從容操縱那些火在手或道具上時，便會得出魔術師真的懂魔法這結論。可是，若我放下「火會灼傷人」這前設，我便能思考除了「魔術師有魔法避傷」外更多的可能性，繼而才可有動力嘗試尋找資料，於是，我便從中發現磷火這物質，它是一種低溫火，在攝氏 40 度下燃燒，而顏色與一般火類似；另外又會發現有一種叫火紙及火燄手套的魔術道具等。這時，我才知道魔術師對火操縱自如的原因。

然而，「去學」並非易事，就我而言「去學」是一個過程，反覆不斷出現的過程，

¹ 句式可以有許多變化，最簡單又完整的一種為「主語 - 動詞 - 賓語」，即英文所謂的 Subject-Verb-Object。

我將以詮釋學引申的概念說明。

詮釋學提及到人的主體性，在「作者已死」的後現代社會，人對同一文本的理解可以不同，甚至與作者有不同理解。那既然如此，甚麼才是真相（Truth）呢？高達美（Gadamer）提出人有偏見（prejudice），且是永存的，因此我們不能斷定所認知的是真的。人的偏見是歷史性的，因人面對不同生活處境，對事物有不同理解。因此，高達美一派的論釋學者認為歷史學所要求人客觀地敘述歷史並不可能（魏連嶽，2002）。同樣地，我認為這說法亦可應用於學習中。

隨人逐漸成長，會建立出一套系統去理解世界。這套系統是經長年累月的學習與思考形成的。它是我們與社會連結的鎖匙，同時也是我們的限制，因為若沒有這鎖匙，我們不能解讀世界出現的符號。而當我們接觸到世上的新事物時，我們不能放下一些前設，否則便失去支點去理解那些新事物。這個支點，就像高達美提出的「偏見」。所以，要完全「去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反而，「去學」是一個過程，我們在學習期間不斷提醒自己要「去學」，才能真正做到學習。再者，我認為在學習時需要有足夠心理準備去接受一個事實——我們未必可完全掌握那些新事物。再以學語言為例，我們的漢語系統中，詞彙沒有性別之分，但法語或德語等有。縱使我們放下既有的語言系統學習新語言，我們最後可以說出流利的外語，但始終不能如當地人般分辨每一個詞彙的性別，因為他們有其獨特的生活文化與思維，那些是言不能語，也不能完全被教授的。我們可以在當地生活一段極長的時間從而對使用這語言更熟悉，但我們終究不能成為他們。這是因為我們早已內置了一個系統，它早已植根於我們的肉體與思想習慣，我甚至懷疑就算一個人失憶，我們的思維系統也未必能完全重置。

然而，我並不是說「去學」是絕望。只是，我想補充「去學」不是說說便能做到，

而是需要內省及不斷掙扎的過程。就像一個美國廚師看到中國廚師調製皮蛋，²那美國廚師要放下「黑色等於污穢」這種西式思想，又要放下「雞蛋若不雪藏會發臭」的「科學」想法，然後去嘗試吃一口這曾埋在泥土，切開後既黑且綠的蛋。美國廚師需接受這種極度不安的心理狀態，我們亦可以理解到這廚師由認識皮蛋到吃下第一口皮蛋間，他會常常面對挫敗。最後，我以海德格爾在書中提過的一詞作結：「樂趣（joyful）」。「去學」能持續出現，關鍵是樂趣。沒有對新事物的興奮，很難令人有勇氣摒棄所擁有的系統。當學習會帶來興奮，人才能有動力繼續學習。作為學習者，我們應有類似冒險家的冒險精神，才會被新事物刺激，才會有學習的可能性。否則，一切都是偽學習。

² 繼 CNN 後，再有美國雜誌選出「皮蛋」為世上最噁心的菜餚，詳參 <http://www.nownews.com/n/2011/08/07/499391>。

參考資料：

1. El-Youssef, N. (2006). *Sex and Size: The Influence of Grammatical Gender on Object Perception in English and German*. Senior Honors Thesis.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2. Heidegger, Martin (1976):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Jesse Glenn Gray (Translator, Introduction), Fred Dernburg Wieck (Translator), Harper Perennial.
3. Robbins, B.D. (2003). *Joy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Toward a cultural therapeutics via phenomenology and critical theo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Duquesne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
4. Robbins, B.D. (n.d.). Joyful Thinking-Thanking: A Reading of Heidegger' s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 *Janus Head*, 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janushead.org/13-2/Robbins.pdf>.
5. 清岡智比古 (2014)。我的第一本法語文法：一次搞懂有性別的語言！輕鬆圖解一看就懂的法語文法入門書。台灣：國際學村出版社。
6. 部落格發表之文章 魏連嶽 (2002/12/226)。Gadamer 詮釋學的神學省思。檢自：
[http://christ.org.tw/bible_and_theology/Review/Gadamer Hermeneutics and Theology.htm](http://christ.org.tw/bible_and_theology/Review/Gadamer_Hermeneutics_and_Theology.htm)。